

小說月報叢刊第三十三種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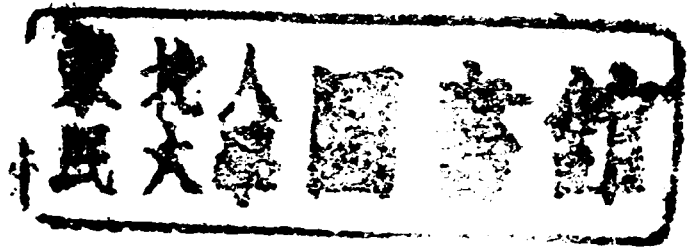
天

(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天 三

集 作 創



1924

目次

悟·····	冰心女士(一)
三天·····	劉師儀(三六)
白瓷大士像·····	白采(五二)

悟

冰心女士

這封信，他翻來覆去的足足的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頤，身子斜靠着椅背；燈光之下，一行行的瘦稜稜的字。似乎都從紙上森立了起來。他咬着脣兒，沉默默有二十分鐘，猛然的將這封信照原痕疊起，望桌上一擲，手按着前額，疲緩的站了起來——這時纔聽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停住。

他撩開窗簾一看，樹叢下透出零亂的燈光，光影中襯映出雨絲風片。他凝立了片晌，回頭又頹然的坐下，不期然的又從桌上拿起那封信來，慢慢的展開，聚精疑神的又讀了一遍。

「星如兄：

屢屢聽得朋輩談到你，大會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談，自謂有幸。

悟

一

新月在天，浪花飛濺之夜，巖上同坐，蒙你懇切的糾正了我的人生哲學。三日的新交，推誠若此，我心中未嘗不受極大的感動。然而我的意想，你又豈能了解知道？你是一個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成問題的事，在你都不成問題。似你這麼一個天之驕子，人之嬌子，安能不覺得人世如天國！我呢，不到五歲，就亡過了我不幸的母親，到了十三歲，我的父親又棄我而逝。從那一年起，我半工半讀，受了十年的苦，流離顛沛，在芒刺的世界，上度過。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世上沒有一個親我愛我之人。我的人生哲學，絕不是出於一時之怨憤；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界是盲觸的，人類都石塊般的在其中顛簸。往深裏說，竟是個劍林刀雨的世界。不知有多少青年，被這紛落的刀劍，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的死亡呻吟在地上。你不過是一個鏽餘生，是刀劍叢中一個倖免者，怎能以你概括其餘的呢？

說到「自然」的慰藉，這完全由於個人的心境。自我看來，世界只是盲觸的。大地盲觸而生山川，太空盲觸而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在天為雨露雲霞，在地為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他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都經過數千萬年的淘汰奮鬥。「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若真以此為慰藉，更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憤了。無數盲觸之中，有那一件是可證明「愛」之一字呢？

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淚！制度已定，階級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這些高等動物，不惜以各種卑污的手段，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向着這目的鼓勵奔走。種種虛偽，種種殘忍，「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什麼互助，什麼同情，這一切我都參透了！——天性之愛，我已幾乎忘了，我不忍回想這一步——如今我不信一切，否認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如此，我堅確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淚。因此在無聊賴無目的底求學之中，我也專攻數理，從百、千、萬、億，呆板枯燥的數目中討生活。我的人生哲學……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求利益人羣不求造福社會。我只求混一碗飯吃，救自己於飢渴死亡。澈底說，我直是沒有人生哲學。我厭恨哲學文藝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詞！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無差錯的天經地義之外；種種文藝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東西。世界上的事物，不用別的話來解釋，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已說盡了一切。

話雖如此，我對你仍不能不感謝，尤願你能以你的心靈之火，來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節的話，前日偶同幾位朋友提起我們的談話；一個朋友笑說，「奇怪呢，他只管鼓吹愛的哲學，自己卻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個朋友說：「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測度，乍看是活潑坦易，究竟是冷冷

落落的。」談了一會，對於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幾天訪你不遇，順便去探問孝起；在他桌上無意中看見了你的一篇長詩，寧可我愛天下人，似抒情，似敘事，絕好的題目，而詩中充滿了「不可天下人愛我」的意思。詞句清麗而詞意凝冷，反覆吟誦之下，我更不了解你了！原不應這般相問的，不過我仍是從活潑坦易這一方面認得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祝你快樂！

你的朋友鍾梧』

他神經完全的錯亂了，片晌——勇決的站起，將信折放在袋裏，從複室裏取了雨衣和氈子，一逕的走了出去。

穿過甬道，一個室門開着，燈光之下，案頭書紙凌亂，孝起只穿着襯衣，正忙着寫些字。聽見腳聲，擡頭看見他，停了筆轉身問道：『外面很大的雨，你要到那裏去？』

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門框上，頭靠着右臂，無力的說，『我麼？頭痛得很，想出去換一換空氣。』孝起道，『何至於冒雨而走，多開一會窗戶就好了，再不然在廊上小立也好。』他慢慢的穿起雨衣，悄然微笑，低頭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點首笑歎道：『勸你不聽，早晚病了纔罷，總是這樣幽靈般的行逕！』

開了堂門，已覺得雨點撲面，泥濘中他茫然的隨着腳蹤兒只管走了下去。只覺得經過了幾處樓臺燈火，又踏着溼軟的堆積的落葉……猛擡頭，一燈在雨絲中淒顫，水聲潺潺，竟已到了湖畔。他如夢方醒，『這道不近呵！真是念茲在茲。』原來他又到了一天臨照幾次的湖上來了！

一時驚悟，又低着頭，兩手放在衣袋裏，憑着遠處燈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顧沿着湖岸走。只覺得地下一陣陣的溼冷上來，耳中只聽得水聲雨聲——忽然覺得從沉黑中繞進了砌花的短牆。白石的層階，很清晰的呈現在脚下。一步一步

疲緩的走了上去，已進入紅瓦紅欄的方亭子裏。他一聲微歎，摘下雨帽，往石桌上
一擲，走向亭前，兩手緊扶着欄杆。縱目望處，亭下綠絨似的層列的松樹，小峯般峭
立在濛濛的白霧裏。湖是完全看不見了，只對岸一星愛的燈光，在雨中閃爍……

他猛憶起剛纔的信來，又頹然退坐在石椅上，兩手扶着頭，那瘦稜稜的字，又
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幻影中他重讀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據——他伏在石几上
沉沉如睡的過了有幾十分鐘。

漸覺得雨聲住了，慢慢的睜開眼，忽見一片光明，湖山起舞。驚詫的站了起來，
走出亭外，果然的，不知何時雲收雨霽，滿湖都是月！

他凝住了。湖上走過千百回，這般光明的世界，確還是第一次！疊錦般的湖波，
漾着溶溶的月。雨過的天空，清寒得碧琉璃一般。湖旁一叢叢帶雨的密葉，閃爍向
月，璀璨得如同火樹銀花。地下溼影參差，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

這時他一切的煩惱都忘了。脫下雨衣，帶着氈子，從松影掩映中，翻身走下亭子，直到了水畔。他堅凝的立着，看着醉人的湖水，在月下一片柔然無聲。他覺得一身浸在大自然裏，天上地下人間，只此一人，只此一刻。忽然新意奔注入他的心裏，他微笑着慢慢的脫下外面的衣服，登立在短牆上，張手向着明月。微微的一聲歡呼，他舉臂過頂，燕子般自牆上縱身一躍，掠入水裏。

柔波中浮沉了數回，便又一躍到水面來；他兩臂輕輕的向後划着，在水中徐徐翻轉，向着滿心前進。口裏悠緩的吹着短歌……湖月臨照着，湖樹環繞着。山半的亭子，水邊的斷橋，都悄然的停在涼景之中。湖旁幾點燈光仍舊遙遙遠射。萬籟靜寂，只有在他周圍的湖波，一片慧光流轉。

他又慢慢的划轉來，仰望天上涼雲漸生。他脚蹠着了湖岸，便在石上站了起來。走到牆邊，將氈子往身上一裹，臥在沙上，凝注天空，默然深思。

雨點漸漸又從雲中灑來，明月漸漸隱去……

孝起早晨到餐室裏，不曾看見他下樓用飯，桌上卻有一封他的信，是從國內來的，隨手檢起，飯後一逕上樓來，敲了門進去，只見他蓋着氈子半倚的坐在牀上。溼亂的短髮，垂在額上，雙頰飛紅，而目光卻清澈如水，如有所悟。

孝起道：『怎麼一回事？昨夜直到了十一點半鐘，還不見你回來。要去找你，又不知你到底在那裏，我只得先睡下了。這般惘惘的雙眸，又這般狼狽，難道你竟在一刻未停的雨中走了一夜？』他微笑道，『昨夜十二時至二時之間，明月滿天，有誰知道？』孝起驚道，『如此你竟是二時以後纔回來的了！我早就說了，你早晚病了纔罷！』他欠身坐好了，說，『我並不覺得怎樣，只是微微的發熱，頭昏口渴，不想起來。』孝起道，『依我說，竟是到醫院裏去罷，到底有個完全的照應休息。』他想

了一想說，『這個到不必，飯後也許好些，何必爲些些小病，又逃幾天學！』孝起道，『也好，你少歇着罷，我吩咐樓下送飯來，我也就來伴你。你也太驕貴了，一點涼都受不住。』說着已走到門邊，看見壁上掛着的綠漆的雨衣上的水，還時時下滴，地下已汪着一大片，不禁回頭向他笑吟着，『慘綠衣裳年幾許，怎禁風日怎禁雨！』兩句。他嗤的笑了，又蕭然倚枕仰天不語。

孝起忽然又退了回來，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他，說，『幾乎忘了，這裏有一封國內的信——好娟秀的字！』他接了過來，喜動顏色，先在封面上反覆的看了日月，一面笑道，『我算着也該有信了！娟秀麼？這字的確比我的好，是我妹妹的筆跡。』孝起沒有話說，便走了出去，他探身道了一聲謝。

珍重又急忙的拆開了，硃光箋上濃墨寫的又大又扁的字，映到眼裏，立時使他起了無限的喜悅。他快快的讀，慢慢的想，將這兩張紙看完了。

「星哥：

最愛讀你日記式的長信！我奇怪你那有工夫寫這許多，但這卻大大的慰安了雙親和我。

前兩天叔叔來了一封信說，自你去國後，他只得你一張明信片，他極願得你的消息。我便將你的來信和詩文，都寄去給他看。他回信說：「星姪信敘事極詳，使我喜慰。惟詩文太無男子氣，去國剛三月，奈何聲哀以思若此？」

哥呵！我不許你再寫些戀別的文字了！你也太柔情了，自己偏要往淒清中着想，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時，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母親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不許你隨便使她受感觸！

你到底自己怎樣？生活當然適意，美的環境，可曾影響了你的思想——家中自你行後，一切都沒有更變，只是少了你一個人，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

希望得你的長信。雙親和我，一天念你念到好幾遍。我自然覺得寂寞，又少個人談笑，學業上也少得些教益。只盼這兩年光陰，如飛的過去，你早早歸來，那時真是合家歡慶。

你應許我的琴兒怎樣了？可記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給我！

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

妹重陽節

他看了又看，心中思量着『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一句話，不覺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倚枕支頤呆坐了一會。侍者端着飯盤子進來，他無心的看他來了，又走了。他又無心的端起水杯來正飲着，孝起也來了，一面問『怎麼樣？好一點麼？』一面便自己坐下。他沉思着答道『不覺得好，頭更沉沉的了，送我到醫院去罷。』孝起道，『這個最好，但你爲何又改了意思了？』

他用叉子輕輕的敲着盤子，微笑道，『爲病的緣故到不至於，但我要解決一個大問題，打出一個思想的難關。軀殼交給人家照應去，讓出全副腦子來思索。』孝起笑着起身道：『你又來了，總是思想過度也罷，你自己收拾收拾，我打電話叫車子送你去。』

看護看了從他口中取出的寒暑表，放下了窗簾，囑咐他靜靜的寧一寧神，便微笑着帶上門出去。這時室中沉蔭，他覺得腦熱如焚，反身取了牀邊几上的水瓶，滿滿的飲了一瓶水，纔又臥下。閉上眼，耳中只聽得千樹風生，漸漸的昨夜的月下湖光，又湧現眼前；他靈魂漸漸寧貼，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大覺。

醒來正是半夜，漆黑裏似乎一身在曠野之中，又似在高峯之上，四無依傍，周圍充滿了陰黑與虛涼。窗外葉上的雨聲，依然不止。頭已不痛了，只是倦極，他不能

思索，只聽許多往事，流水般從他腦中過去。迷惘惆悵之中，到了天明，忽然雨止。

赤足起來捲上簾子，臥看朝陽從樹梢上來。一片一片的彩霞，絞綃一般的舒卷。橫在窗前的湖水，倦而不流，也似濃睡初醒，惺忪的眼波中，含漾着餘夢……

正懨然的看着，醫生已推門進來。看護抱着一大束花，和一本書，隨在後面，大家向他微笑。醫生近前來摸了摸他的前額，問他病前作了什麼辛苦的事。他忸怩的將雨夜遊湖的事告訴了。醫生看着他笑了一笑，又在空中環視了一週，便點頭出去。

這時看護已將花插在瓶裏，捧來供在他的牀前。接過那張片子來，是孝起寫的：

『這束花帶去了幾個東西半球朋友的愛，大家都懸掛着你，願你在院不久。附上飲水詞一卷，供你消遣。我已告訴醫生了，你全愈時給我們一信，大

家到院去接你。」

他重新臥下，拿起書來，且不看着，只對着這無數濃紅的花瓣出神。

花香中，他看着淡綠色的牆壁，白漆的牀几，一室很簡單潔淨。太陽慢慢的移過窗櫺，他微微覺暖，放下書。掀開一層氈子，坐了起來，用鉛筆在一張明信片上寫幾個字：

『妹鑒：

昨得重陽節來書，極慰！數日內當大忙，或未能作長信，身心均安好，勿掛。

哥草』

按了鈴交給了看護，從此無言偃臥，至於夜間。

夜中熱度又高，看護聽見他嗚咽嚙語。進去一看，只見他頭睡在枕前，夢中淚流滿面；喚醒了問時，他只強笑不語。那茫然的眼光，燒紅的雙臉，都看出他昏熱非常。看護默然的退了去，同醫生進來，裝了冰袋，放在他額前。他腦冷心熱，昏然的失了知覺。

三天的模糊昏熱之中，他卻一靈不昧。他知道境由心生，便閉了目，只當是母親時時刻刻坐在他的牀前，一念牢牢的嚙住。到了第四天的早晨，他纔完全的清醒了。

只覺得如同隔世一般，牀前堆滿了花和信——看護欣然的告訴他；這幾天之中他的朋友們怎樣不斷的探問，他自己怎樣的昏沉，如今可是大好了！他也十分喜悅，探身撥了撥几上重疊的信封，忽然中間一行瘦稜稜的字，觸了他的眼簾，連忙拿起拆開一看：

『星如兄：』

一別十日，音問杳然。前日孝起纔函告我，你已病在醫院。當下即從城裏趕來，正在你熱極之時，看護拒我入見，再三婉商，只從門隙中看你一眼。你睡容清減，而迷惘之中，神氣尙完。出院時一路嗟歎，山上走了半天，摘得野花一束，和你牀前的濃豔的玫瑰及清麗的菊花，自然比不起；但的確是我自己秋風中辛苦尋來的。願他代我伴你慰你，看着你早早復原。切祝康健！

鍾梧

他呆呆的拿着這一張紙，得了永久的勝利似的，簌簌的落下淚來。晚上臨睡之前，他忽然悄然的對看護說，『推我的牀到窗前去罷；也不要放

下簾子來，我要看一看星辰。」看護笑着依從了他。

病中的心情，本是易感的，他今夜對於天上萬靜中滴滴的光明，更不能不戀慕讚美。『假如地上沒有花朵，天上沒有星辰，人類更不知寂寞到什麼地步！』他兩手交握着放在額上，從頭思索。太空穆然，衆星知道這青年人要在這末一夜的印證，完成了他永久的哲學，都無聲的端凝的揚光耀彩……四面繁花的溫香，暗中圍拂着，他參禪似的，肅然的過了一夜。

出乎意外的，醫生告訴他，明天早上便可出院了，他的朋友們預備了一個茶會，卻要在今夜來接的。他點首無語，『原也該轉身出去迎接世界了，而這光明肅靜的光陰，何其太短！』

這天的下午，他起來將四面的窗簾都放下了，只留下面湖的一扇，要看晚霞。

取出一捲紙，一管筆，拉過椅子來，便坐在窗前。

『鍾梧兄：』

爲着你的一封書，我冒雨感病，我住院七天。只是一封信，何至使我如此？然而你的哲學，震撼了我的信仰，讀信之下，我進退無依。我本是一個富於悲觀思想的人，也曾從厭世主義裏，打過轉身。近兩三年來，纔彷彿認出了人生之真意義，無端你的幾百字飛來，語語投入我懷疑的心坎。感謝上帝！我以雨中之一走，病中的七日，重重的證實了我原來的與你相反的主義。現在的我，已是曠劫功圓。光滅心死！鍾梧兄！待我來與你細細分割。

我接到你的信，反覆沉思了三日，第三日之夜，我無目的底冒雨出走。當時只爲寸心如焚，要略略的解除軀殼的苦痛，不想大自然竟輕輕的從月光

中逕露我以造化的愛育！——沉黑的雨中，我上了亭子，我猛望見對岸的一靈不滅的愛的燈光，我如受棒喝，讓我來告訴你這燈光的歷史罷：湖岸上一個人家，只有母親和兒子。一夜母親暴病，這兒子半夜渡湖去請醫士，昏黑中竟墜水不返。悲痛欲絕的垂危的母親，在病榻上便立下誓願，願世世代代，自那時起，夜夜在她窗口點着一盞燈，指示她兒子以隔湖的歸路。不論她的兒子以靈魂或肉體歸來，這一盞燈是永永臨照的。——這故事已過百年了，我也是一夜遊湖，無意中聽友人談到的。這兒子的形骸已沉泥土，母親的骨髓也已化灰塵；誰知這一盞百年來長明不熄的愛的燈光，竟救了那夜那時，立近懸崖已將墜落的我！

自此起此心定住，又猛覺到一身所在的亭子，也是友誼的愛的紀念建築——這故事你已知道，我不贅述——這茫茫的世界上，竟隨處留下了愛

的痕跡！自此我如沉下酒池，如躍入氣海，如由死入生，又如由生入死。中夜以後，光景愈奇妙，苦雨之後，忽然明月滿天，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開了一幅萬全的「宇宙的愛」的圖畫。即夜的湖山，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造物者怎知我正在歧路徘徊，特用慧力來導引，使我印證，使我妙悟？因着金字塔，而承認埃及王；因着萬里長城，而追思秦皇帝。對於未曾目覩和我們一般的人物，以他們的工作的來印證，尚且深信不疑地讚美了他們的豐功偉烈。何況這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的宇宙，橫在眼前，量我們怎敢說天地是盲觸的，沒有絲毫造物的意旨？

我遊泛於自然的愛裏，月明下一片湖山，只我一人管領，我幾疑是已羽化登仙。直等到雲積雨來，纔又從沉黑中歸去，歸途中恍惚如夢。感謝上帝！這一瞥的光明，已抵我九年面壁！

我還不自足，拚卻七日讀書的光陰，來到此痛苦呻吟的世界裏。孝起知我爲潛心思索而來，他在送我到此的臨行之前，珍重的握我手說：「願你有大定力！醫院中往往使人生煩惱，因爲目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呻吟痛苦。」鍾梧兄！豈知此中更見出人類的愛！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使我感泣如你所說，我是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我爲着這一層更自十分歉愧，覺得有情溢乎詞的苦楚，因爲我沒有痛苦的經驗，慰安你，或評駁你，都不能使你心服，然而卽是你的經驗，你所謂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證明人類是不愛的！

先從宇宙說起罷。你說，「天地不仁，萬物芻狗；」然而爲何宇宙間一切生存的事物，經過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不死滅盡絕？天地盲觸爲何生山川。太空盲觸爲何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爲何在天生雨露雲霞，在地生林木花

草無數盲觸之中，卻怎生流轉得這般莊嚴璀璨？依你說爲「盲觸」不如依我說爲「化育」。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只知地層如何生成，星辰如何運轉，霜露如何凝結，植物如何開花，如何結果。科學家只知其所當然，而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知其所以然！世界是一串火車，科學家是車上的司機。他只知只顧如何運使機力，載着一切衆生，向無限的前途飛走。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如同乘客。雖不知如何使這龐然大物不住的前進，而在他們怡然對坐之中，卻透澈的了解他們的來途和去路。科學家說了枯冷的定義，便默退拱立；這時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含笑地向前，合掌叩拜，歡喜讚歎的說：『這一切只爲着「愛」！』

慚愧我沒有什麼精深的理解，來燃起你的死灰。我只追根溯源，從我入世的第一步着想，就已點着了熊熊的心靈之火。病中昏沉三日，覺得母親無

一刻離我身旁。不絕的愛絲纏繞之中，鍾梧兄，就是從此我深深的承認了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公的，因為無論何人，都有一個深懸極愛他的母親。

我的環境和你的不同，說別的你或不懂。而童年的母愛的經驗，你的卻和我的一般。自此推想，你就可了解了世界。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知有情無不有母親。有了母親，世上便隨處種下了愛的種子。於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鳥欣欣的唱着，雜花欣欣的開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獸欣欣的奔躍着，人類欣欣的生活着。萬物的母親，彼此互愛着，萬物的子女，彼此互愛着。同情互助之中，這載着衆生的大地，便不住的紆徐前進。懿哉！宇宙間的愛力，從茲千變萬化的流轉運行了！

這條理，恐怕你也不忍反對。——十歲以前的你，是天真未漓的，十歲以後的你，是昏昧墮落的。鍾梧兄！我敢如此說！你爲着要扶持你的人生哲學，即

能使你理論動搖的天性之愛，竟忍心害理不去回想追求，只用「幾乎忘了」一語，輕輕遮掩過去，然而你用了萬牛回首之力，也只能說到「忘了」兩字，不敢直斥爲「沒有」！可憐的朋友，你已戰敗了！

固然的，天性之愛，我所身受的，加倍豐富濃厚。而放眼塵世，與我相似的，又豈乏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憑窗下望，看見許多的父母、姑娘、伯叔、兄弟、姊妹、朋友，來探視他們病中的關切的人。那些病勢較重的人的親屬，茫然的趨起進出，雖然憂喜不一，而死生一髮之間，人類不能作絲毫之虛假。愛感於心如響斯應，我看那焦惶無主的面龐，淚隨聲墮的樣子，更使我遽然驚悟。遍地球上下千萬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鍾梧兄！誰道世界是不愛的！

感謝你的又一封書，繫鈴解鈴，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學是枯冷的，又與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來，也不爲負我。然你又何必「當下即從城中趕來」

何必「出院時一路嗟歎」？何必「秋風中辛苦奔走」？你既痛恨虛假的人類，你必不肯也不屑做那「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自欺欺人的事。你來時不自知，歎時不自覺。可憐的朋友，我替你說了罷，你縱矯情，卻不能泯滅了造物者付與你的對於朋友的愛。

因此假如世界是盲觸的，是不愛的，你於世界有何恩意？使單生你一人，在世上，天不降雨露，地不生五穀；洪水猛獸來圍困侵逼，山巔地穴去攀走飄流，世界也不爲負你。然而你竟安安穩穩的，有工可作，有書可讀的過了二十三年。我說這話，不免有殘忍的嫌疑，然而你試平心靜氣的回想，不是世界上隨處有愛，隨處予人以生路，你的脆弱的血肉之軀，安能從劍林刀雨的世界中，保持至於今日呢？

再退一步，辯論至此，已如短兵相接。縱使世界如你所說，是劍林刀雨淋

漓刺人的世界；而因着還有一個鋒鏑餘生的我，便仍舊不能證明他是完全不愛的。一日有我在，一日你的理論便不能成立。我要化身作一根砥柱，屹立在這苦海的亂流中，高歌頌揚這不完全的不愛！

再退一步，已是退無可退。縱使我的理論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論完全是真的，爲着不忍使衆生苦中加苦，也寧可叫你棄你的真來就我的假，不但你我應當如此信，而且要大聲疾呼的勸衆生如此信。

我的朋友！你的理論也不是完全可以棄置的。自私自利的制度階級的確已在人類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種種，均由不愛而來。斬情絕愛，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底目的上奔走。而你在迸出血淚之後，僅僅退守飯碗主義，在虛偽殘忍的人類中只圖救自己於飢渴死亡，這豈是參透一切的你，所應做的卑怯的事！

攜起手來罷，青年有爲的朋友！願與你一邊流迸着血淚，一邊肩起愛的旗幟。領着這「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人類，在這荊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回開天闢地的第一步上來！

我的話到此已盡！你試自向第一步心中去印證，可知是千真萬實，沒有半句虛假。七日的思想，瀟過了秋雨滴瀝之夜，秋風撼窗之夜，星辰滿天之夜，皓月當空之夜，夢影幢幢之夜，對花讀信之夜。自問自答，自證自疑，心潮幾番漲縮起落，僅而得此，請你不要當作自欺欺人的話語看！

現在再來回答你的一句枝節的話。寧可我愛天下人是三年前一時有感而作。孝起何時拿去，我竟然不知，以致於呈露於你的眼前，這是我極引以爲悲惋歉仄的事。那篇不成文字，也更不是詩——是我的不幸，是天下人的不幸——願你忘了他。至於說對我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那更不足爲怪。連

我都未曾十分了解我自己。我只是赤子之心，笑啼間作。你既是從活潑坦易方面認得我，就請你從這一方面認識我到底。

明天回校去了，盼望不久能和你相見！

星如

這時湖面已漾着霞光，——他靜沉沉的疊起這幾張紙來，放在袋裏，眼神直穿出霞外。夕陽要下去了，要從東半球他屋前的樹杪上來，照見他的一切親愛的人。他凝望着天末，明天起要重新忙碌了，他決意在這時把妹妹的信也寫完：

『妹妹：

我病了七天，現在已經全愈，明天便出院了。病中未曾寫信，我不願以目前的小疾，累我的雙親和妹妹，數萬里外月餘日後的憂思。

悟

重讀你的信一遍。妹妹！我心已碎。生平厭惡「心碎」「腸斷」這類被人用濫的名詞；而爲着直覺，爲着貫穿天地的大愛，我不肯違心，不惜破二十年的舊例，今朝用他一遭！

誠然，母親不是我一個人的。往玄裏說，也不是我們兩個人的，是天下人的。你不許我隨便使她受感觸，妹妹，我甘作囚人，你爲獄吏。我願屈服於你的權威之下，奉你的話爲金科玉律，天經地義！往者不可諫，題起來，我要迸出痛悔的淚，然而又豈是得已！

「去國之音哀以思」叔叔責我太無男子氣，我何嘗不也覺得羞愧？然而我的去國，不是譴逐，不是放流，是我自己甘心情願，爲求學而去的。白衣如雪的登舟之日，送者皆自崖而返，我不曾流下一滴淚。我反覆讀了叔叔的「去國剛三月」之語，更了解了自己，足見我原不是喜歡寫這類文字的，去國以

後之音，纔哀以思。然而去國之前的我的生活，與去國之後的我的生活，至多只有一兩分的更變，所不同的，就是離了雙親。

惟其如此，這男子氣纔拋擲得有價值，纔拋擲得對得起天地萬物，嬰兒上帝！雙親呵！我深幸二十年來，在萬事上作剛強的大丈夫，珍重的留下這一段氣概，爲你們拋擲！

爲着雙親，失了男子氣。妹妹，我願普天下男子都將這一段氣概拋擲了罷！我發這絕叫時，我聽得見神靈讚歎，我看得見天地萬物，在我足下俯伏低頭！

雖然是可以剖肝瀝膽，究竟如你所說，不應使雙親傷心。我每次寫信，總是十分小心謹慎，而真性情如洪水，往往沒過我的筆端，我自恨爲何自己不能控制！——我要說我想家，寫的太真切了，一定使雙親深深的受了激觸。就

要說我不想家，雙親一定不信，或反疑到我不言的幕後，有若干的感傷。幾番停筆躊躇，至終反寫上些陳陳相因遊子思家的套話，我的心從來那有如此百轉千迴過？你只以為我任意揮毫，我的苦心有誰知道？也許只有母親能夠知道罷。我反覆地讀她的來信看她前後字句之中，往往矛盾，往往牽強，處處發現了與我同經驗的痕跡。自慰慰我的言語中，含蓄着無限淒黯的意緒。最親密的話，竟說到最漠然的地步。然而，妹妹，究竟彼此都瞞不住，我知母親，母親知我，——前日病中彼此都能推測得到呵！臥讀飲水詞看到「關心芳字淺深難！」及「不禁辛苦况相關？」筆句，看得我跳將起來，古人的詩詞，深刻處那有一字虛設？不過應用於天性方面，我卻是第一人！

在最美的環境之中，時時的懷念最親愛的人，零碎的抒情文字，便不由自主地續續產生了。淒惻的情緒，從心中移到了紙上，在我固然覺得舒解了

蘊結的衷腸。而從紙上移到雙親的心中時，又起了另一番衷腸的蘊結；在聰明正直的妹妹前，我自知罪無可逭，我無可言說，從今後，只願你能容我改過自新！

你也許更要說我太柔情了，怎知和你的信同時放在桌上的，一個朋友的信，還說到人家批評我孤冷呢！我難道有二重人格？我只是我，隨着人家說去，無論是攻擊，是讚揚，我都低頭不理。我靜默的接受任何種批評，我自以為是謙恭，而夷然不顧的態度中，人家又說我驕傲。然而我並不求人們的諒解！天文家擡頭看着天行走，他神移目奪於天上的日月星辰，他看不見聽不見人世間的一切。在他茫然仰天的步履之中，或許在人間路上，衝撞踐踏了路人，起了路人的怨懟，然而專注的他，又豈……

我應許你的琴兒，自然不至於失約。你的芳辰近了，我祝你在那天晨光

晴朗，花香鳥語之中，巾幗飄揚的拜過雙親之後，轉身便來開視你萬里外的哥哥，珍重贈送的禮物！妹妹，我如和你一般具有音樂的天才，則退隱的時間內，更不嫌寂寞了。病中七日，日日不同，夜夜不同，渡盡了星月風雨。我心中無限柔靜與悲哀的意緒，要託與琴絲。而自去國後，就沒有像你的這麼一個人，能低頭舒腕，在我窗前揮奏！天下家人骨肉的結合，完全的何止千萬？而我們的家庭，對於我，似乎特別的自然而奇妙。然而也……只換了「別離」兩字！不許再說了，上帝助我！我須揮去額前的幻想，結束束縹渺的生涯，奮然轉身，迎接工作……」

的確底，斜陽已成碧，要再寫時也看不見了。他猛然的站起來，左手握着右腕，低頭看着几上沒有寫完的信，似乎想續下去——一轉念，下了決心，忽然將手中

的一枝金管的筆，激箭似的從窗內擲將出去。自己驚覺時，已自太晚！那枝數年來助他發揮思想的筆兒，在一逝不返的空間路上，閃閃的射出留戀的金光之後，便驚鴻似的無聲地飛入湖裏，漾起了幾圈溶溶的波紋——

他最後的寫不出的文字，已宛轉縈迴的寫在水上了！波紋漸漸平了，化入湖水，他仍癡立窗前不動。湖上被碧霞上下遮住的一抹夕陽，作意的粲然淒豔。霞光中，一輛敞蓬的汽車，繞着湖岸，對着他緩馳而來，車上彷彿坐滿了人。和司機並坐，向着樓窗揮手的黑髮的青年，似乎便是孝起。

『生命路上英勇的同伴，已從明光中攜手來迎接了！——他忽然如受日的雪人一般，無力的坐了下去，雙手抱着頭兒，起了無名的嗚咽。』

竟於一九二四年一月，青山大風雨之夕。

三天

劉師儀

珊兒病了。伊生了十天疹子，熱雖退了，仍在避着風。伊晒在坑的一頭，蓋了厚的被，時時反側。有時把頭伸出來望望門外，把耳朵聽聽，又縮回去。伊枕旁放一面小鏡子，枕下一把剪刀，一把小鐵刀，一個顯微鏡，旁邊還有一隻盒子，裝着許多零零碎碎的玩物。伊時時拿起鏡來照伊的面孔，一塊紅，一塊白，有的正在脫皮。伊輕輕的把臉上或臂上的皮揭下一塊來，用顯微鏡查驗。又在小盒子裏取出鉛筆，在一張硬紙上，畫個圖。畫完，端相一回。這是伊的成績。有時按按脈看跳幾下，也記起來。玩的疲倦了，就把頭放到枕上，睡一忽安閑的覺。

飢渴了，就大着聲叫：『二姊姊！二姊姊！』或喊張媽。有時聲音太大了，驚醒伊的同房病着的四妹，伊就吡吡小白牙說：『四妹！你饑不？』她的妹妹縐眉，把頭

縮縮，理伊的時候少。伊知道伊還沒出清楚呢！伊方走過這歷程，似乎還未盡忘，便縐縐眉，也就不再問伊了。

伊的姊姊，聽慣了伊的聲音，溫柔而和愛的樣子，輕輕的摸摸伊的頭說：『你好點麼？不要吵！妹妹都睡着了！吃甚麼？』

十幾分鐘後，伊坐了起來。伊的姊姊在伊背後倚上大的靠枕，現在伊卻把兩隻小手放在一個一尺多寬二尺多長的小坑桌上，看着一盆熱氣騰騰的湯，時時的用湯匙左右的攪。又把口湊近了去吹，兩頰因氣的運用，便鼓了起來，說：『爺爺呢？』輕輕的吃了一口湯，品着滋味的問起來了。伊的姊姊答說：『叫你快點好，好去看他，給他說笑話解悶。』伊恰恰又吃了一大口湯，急劇間不能回答，只霎了幾霎眼，想是燙了。

伊早聽說，商會籌備恭賀共和造成提燈會，在十二舉行。伊想伊到那天一定

可以起來去看。十二到了，不料仍是起不來。伊要叫印哥背了去看。伊的母親怕伊受風，哄了半天。末了印哥答應去看，將看過的一點一點，詳詳細細都述說給伊。伊纔答應不去了。

伊忽然覺得好了起來，走到外面，看見大門上懸了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掛着共和萬歲的小紅燈，點上小紅燭，在被風吹動微微搖動的燈籠裏，發出閃閃的微光。忽然遠遠的乒乓爆竹響，燈籠如星火一般，一點點走近來。倏忽間一片紅光，提燈的人如山傾濤湧一般，鼓掌歡呼。伊也躍起來，卻被重物壓住，動不得。只聽伊姊姊叫伊，且拍着伊說：『莫怕！莫怕！』伊擡頭看見張媽正把一盞洋油燈，放在桌上，去看伊的被門檻絆倒的小妹妹。伊方知道是做夢，也叫道：『妹妹，來，莫哭！看我有一個小不倒翁呢！』

遠處的爆竹聲，仍續續不絕。伊想起伊也買了好多，等元宵節放。在過年時，伊

還放了些地老鼠。伊母親說伊膽大。伊心裏更驕傲起來。常拿牠嚇伊的二姊和伊的四妹妹。伊小妹妹卻喜歡同伊玩賞，拿一根香插到爐眼裏；替伊點火。張媽總是跟在後面，怕伊燒着手。廚夫看見，則停住了手，瞪着兩隻眼，把嘴上短而不齊的鬚鬚蹶起多高，卻也一聲不響。

伊叫印哥來。印哥卻不在家。盼了好久，不由得着起急來。伊母親坐在旁邊，要說故事給伊聽。伊四妹妹哼了一聲，把頭縮到被裏。伊母親不說了，伊偏糾纏着叫說一個短的。母親說：『快要吃晚飯，吃過飯再說。』伊纔不吵了。忽聽得一陣劈拍，劈拍，搜搜的聲音，連續不斷。伊母親顏色變了，說：『聽！』站起來走到門外，四下望望，忽向東面站着發怔。一個婦人，一蹶一顛跑進來，穿一件藍布罩衫，下邊兩個鈕扣沒扣好，被行動帶的風吹起一角，露出深紫色老布的棉襖。後邊的馬尾圈，也顛巍巍的像要落下來的樣子。鼻尖上出了點汗珠，急喘喘的說：『外……面反了！』

從北京反下來的請快把值……錢的東西藏起來罷！聽說四……四……城關了！

天黑了，家家都不敢點燈。東城門外卻隱隱的有一片亮光。聽說是攻破東門以前，亂兵在城外放的火。亂兵逼近了城，一城的人都鴉靜靜的毫無聲息，只不過斷續的槍聲，出了槍的彈子，穿到空中，被空氣磨擦，發出搜搜仍仍的聲浪，傳達到每個人的耳內。在施放的人，以為用以嚇人的膽，帶一點玩笑的意思，覺着好聽。且看一搬機關，彈子飛出，一陣細微灰白的煙，冒了出來，還以為好玩呢！別的人聽見了，卻以為生命的命運，都繫在這一聲裏。他們怎麼樣的害怕；而她們尤其怕！門外共和萬歲的燈籠已摘進來，送往竈洞裏去。隨風飄舞的國旗，也撕成一片片。剪去辮子的，都藏匿起來，或在帽子上按一個假髮辮。在他們的意思，以為是反對共和的舉動。

伊的母親把伊們都抱在媽媽房裏去睡，叫伊二姊同張媽看護着。房裏一切

的東西都不動。把鑰匙統統都拿出，帶在身上。面上露出很安靜的樣子。囑咐僕人說：『把門關好了！若有人來，問明白了就開門，不要違抗。東西我已預備叫他們拿去，只不要傷害人。』又說：『他們進來，我有話對他們說。』停了一會，又說：『事後，你們的損失，我都賠償。』遂抱了伊小的女兒，坐在她公公的外間椅子上，也沒敢上燈。英兒就睡在伊的懷內。伊看着被薄雲障蔽着的彎月，好像西女蒙了面紗，好像怕被這混亂齷齪的世界污了清白的光，又好像不忍看這生靈的悲境，呆呆的坐着深思。

夜深了，一陣陣打門聲，既而孩子的哭叫聲，搬東西聲，出於隔壁胡家。一個個叉着雙手，上下的牙關都碰了起來，腿脚也發軟，顫抖的心房，好像打鼓，都想一定要來這邊，不料旋而寂寞了。遠遠的槍聲，仍是續續不絕，人人的心，仍是顫抖着。

『兵都反起來，這叫什麼世界！我也曾當過二三十年的兵，沒曾損過人家一

根草……敢來……來了，我好好的教訓教訓他們！』伊的公公，不住的恨罵，他頭上的汗，不住的出，額上的筋，也時時的突起。黑紫的面孔，更現得黑紫。不多時，倒很安靜的睡着了。伊覺得冷了，輕輕的，把英兒放在伊公公的腳下，拿了一件皮袍給他蓋上。看了看火爐，添了添煤，燉上一壺水。走到外面，四下仍是靜悄悄的，——除了槍聲。又去看看伊們，都沒有睡着，却都不言語。張媽靠在一邊，閉着眼，把頭幾乎垂到腹上，像是睡着了，可又東西搖幌着。

伊到廚房拿了一盒祇剩了半盒的掛麵，恐公公要吃。忽然聽得敲門聲音非常之急。廚役跑進來問可否開門。伊心房裏又震動了。面色也變慘白了。卻強鎮靜着，顫聲說……開門……告訴他們慢着進來，裏邊沒有危險。東西任便拿去，只不要驚了病着的老人。

又去告訴張媽，『小心了！』張媽已抖得不能轉動。伊看着伊們都在害怕，淚

含在眼裏，只說了聲：『莫怕！』不多時，鐵靴踏踏的走進來兩個兵士，提着槍，實着彈，全身武裝，站在伊面前。雄糾糾像兩隻虎，張開爪牙，要把人吞下去。『太太！』兩個人同聲稱呼說，『我們知道老爺沒在家，此地衝要。恐怕危險多，還是避到別的地方去吧！』

伊不認識他們，只好說：『不能走，有負好意，請公便吧！』但他們不走，要給看着門。仔細問問，纔知道是曾在伊丈夫連下充過衛兵的侯連佐郭得勝。伊放心了！他們兩個走到廚房，找些剩東西吃。要另給他們做，他們不肯，說：『此時不要點火。』一個說，『纔進城的時候，遇見很多的人，說北街當鋪門牆很嚴，進不去。他們氣了，約了些人，一定要進去，并點火燒他的房。約我們二人也就去。我們假意的答應。但是裏邊雖都穿着軍衣，有好些人，只有衣服，沒褲子，襯衫也隨便，簡直是土匪假冒。真的兵有幾個，都去天津了。現在的亂，都是住紮此地的少數軍隊和土匪。要不爲

什麼地方認的這麼清楚！我真氣！要不是他拉着我，至少也要打死他兩個。」

被雲遮蔽着的月，漸漸退往西去。東方微微露出白光，曉風吹來，更覺得尖梭的冷。樹梢上照耀着紅光，想是在燒北街的當鋪。

天大亮了！太陽慢慢張開睡的眼，朦朦朧朧，遮了些雲翳。有時雲翳太厚，使牠的雙眼，睜也睜不開，於是又閉了，只有牆上掛着的鐘，在那裏不慌不忙，滴滴答答的報着時刻，頗有點世事無動我衷的樣子。

光陰在平時，有的人嫌牠快，說牠：「駒隙，」如水，」在嫌牠慢，則擬之以跛蹙。現在人人的心理，只有叫鎗聲快快的停住，仍舊恢復從前的秩序，除了那一切功名的思想，少數謀利的，想怎樣搶點東西發財，大都都潛藏在下意識以下去，再也想不到，只有顧命，比什麼都利害。愁雲籠罩着的家裏，姍兒的父親，由外面進來。穿一身短衣服，滿臉露着驚惶。侯郭二君，也跟進來。他一直走進了他父親的房。他上

下眼簾接近了一些兩嘴一翹臉上方顯了一點笑容

他說，『在前站已接到電報，站長不叫開過來。乘車的人，有好多人有要事，不能擔誤，叫再打電報來問。』回電說，『已平靖了！』不想鬧得如此！幾乎進城不得！外衣都脫去扔了。在城外等了四五個鐘頭，不知城裏怎樣。不想家裏還是很平安的。還好，他們沒刮車！』

他的父親知道他請了長假不作事了，卻不責怪他。他的家裏，因他回來，都覺充滿着喜氣。他的妻也覺得負責有人，雖然外面的鎗聲，時時促起伊們的恐懼，但是一顆心，則平安了許多；好像他此次出於不意的回家，與家人以平安的保障。

北街的火光，愈起愈大，搜搜仍仍的聲音，愈加緊急。成夥成羣的人，奔赴這邊來。他看風頭不好，遂在門口上放一張茶桌。『弟兄們辛苦了！請吃茶……都是自己人……』他的和藹的精神，已沒有往日治軍的威嚴了。但在隱隱的眉際，看出

他的心是苦的。『是……都是自己……』他們提了槍，或空着手，三三兩兩，四五成羣的去了。『隔壁去，』『不好，還是別處去罷！』他們互相的問答，且行以槍尖向着空中，乒乒乓乓的，爲他們前導者助威風。

伊們遵着父親的話，仍舊在媽媽房裏。嫻兒不自由的說：『我們也可肩着槍出去搶點東西來。』『什麼話！你看他們搶奪人家的，終久不長久。』伊姊姊怒責伊。

『什麼要緊！現在世界上那個不是強盜。吃的，用的，那一個不是搶來的。』伊說着，隨立了起來，腿上較爲有力，邁一大步，仍要摔倒。伊扶着牆壁，一步一步挨出來，且偷偷望望的，經過伊祖父的房間，由階下爬過去，幸沒被伊父母看見。伊母親正在想她的長女，卻又不能去看。伊走到二門，從屏風縫內，看門外來來往往的，都點點頭走過去。郭君一個人坐在一條長凳上，在那裏談閒話。侯君把一隻腳放在凳上，一支手拿着槍，一支手又在腰上，眉也豎起來，說：『都是弟兄們！他的家，我們

也替他保護着。爲什麼他也去搶別人家的東西？同我們這樣的緊隣，叫人看見，豈不帶累我們的名譽嗎？我一定要打死這小舅子！

『理他們呢？自問無愧就得了！』郭君在那裏勸。印哥也幫着勸。姍兒怕了，方要回去，張媽已追來抱了回去。嘴裏還嘟嘟囔囔，怪伊出去。伊疲倦極了，四面的彈子飛出，如同助長着催眠的音樂，催着伊到睡鄉裏去換換空氣。

伊醒了，又挨了出去。伊姊姊知伊素來膽大，又不善聽話，也不阻伊。伊走到西廂，見東西仍舊七亂八槽的擺着。一罈陳紹酒，也開了。伊看看沒人，提出一提來吃了。不捨得放下，又吃了多半提。扒上椅子，見有鹹菜，也咬了一口。偷偷的出來。忽見靠南牆放一張梯子，伊慢慢扒上去，見西南北三街都有火。西街馬號前面火更大，突突的火球上冒，連續不已。伊更想扒上房脊看看外面的人，卻覺得有些頭暈。忽的聽有人叫道：『下來吧！不要摔着！』伊聽是伊父親的口音，不敢再上去，便扒了

下來。伊父親抱了伊去給伊母親。

『你看看你的孩子……怎麼……這還是有病……』『我也沒法。』

伊已離開伊的父親，跑到伊祖父牀前，搓着兩隻手說笑話去了。這恐怖的光，一點一點過去了。直到十五的下午，方纔沒有槍聲，說是虧鮑統領統壓下去，殺了不少的亂兵。差不多都是有軍衣，沒軍褲，或衣內穿着工人的襯服。可憐的人們，起首那裏是你們呢！

十六的清晨，姍兒的母親生了一個兒子。伊的公公七十多歲方見孫子，比別人更加一重的喜歡。把前兩日的痛苦，都拋去了，病也好了。只是伊忘不了以前的經過，與現在境遇。

伊向來不使家裏米麵柴炭有缺，或少做兩件衣服。在鎮定後四五天，沒有賣東西的，幸沒饑荒，那年糴的米麥，吃到口裏，都是沙泥塊，崩崩的響，他處亦然，因為

此地的米店的米包皮，被亂兵挑開，恐怕裏邊有錢，外邊的接濟還沒到呢。

他大女兒璞兒的隣居，是個硝局。局內的人都跑了。只留了兩老人看門。那老人把伊的門倒鎖上。有人問，只說沒人。伊亦脫過劫去。

璞家裏只有半包米。伊丈夫的同學張家來借米，伊分了一半給他，又給找了兩件衣服。張家的兒子，說，被搶的連一條短被都沒有了。只剩下身上穿的短衣服沒剝去，還算他們仁慈。吃都沒有，已挨了兩天饑，那繼而不斷的淚珠，屢屢的濺在脚上。

十幾天後，姍兒叫印哥跟着，伊仍穿着男裝到馬號去，一出門就看見一個人，頭上戴着新式的貂帽，中間卻少貂尾帶，穿着絳紫面子的狐腿袍，夾紗的馬褂，手裏託着一支長大的水煙袋，原來是從前買賣舊東西的某甲。底下仍穿着那兩隻破舊的氈鞋。

又一個人是拉車的，只穿了玄色緞子的皮袍，腳底下穿着舊布夾鞋，頭上也沒帽子，更不整齊了。

伊先去看一位先生及兩個同學，在平嘉胡同，雖沒被祝融收去，一家都清淨的，只剩下幾件笨重的木器。一個個都緊縐着眉頭，見人一笑都是十二分的勉強。伊見了伊的同學，有如久別了幾年，緊握着手，卻也說不出甚麼安慰的話來。張先生向伊說：『北街火起時，恐怕連及，逃到朋友家裏躲避。不想那裏比比此處更搶得利害。高家嫂嫂的男人，正在生病，他們說：『他假裝把他擡下牀來，連皮衣都給捲去。高嫂嫂急得沒法，拚命在另一個匪人手裏奪下，一件皮袍，並大聲說：『誰沒有家！誰沒妻兒老小！你們這樣忍心！假如別人這樣對你們，你們心裏怎麼樣？』他們彼此看着，一聲不響，都走去了。後來也沒再來過。總算伊有能為。

伊出來看見一個提籃賣油炸菓子的，有一個指頭粗，二寸來長，較先小四倍

的光景，價錢與前一樣，也賣一個銅元。米麥也賣十幾個銅元一斤，較先加一倍多。走到大街，所過街道，間有開門的。從十字街以西，那宏大美煥的鋪面，都成了敗冢頽垣。燒焦的炭塊，仍雜在灰土間。有一家布店，正在清除積壓的磚木，下面只不過有些燒焦了的碎皮片。

又轉過短牆，印哥指着說：『此地殺過兩個人。頭砍掉了，把他們身上的東西，也都搜去。』

『什麼搜，也是搶罷了！』伊心充滿了悲哀，無心再往前走了。

白瓷大士像

白 采

我緊貼在靠背的牀欄上，久久不願睡下；正陷在無頭緒的悲端裏，不知改換了幾個思考方式，而漸漸入於朦朧的狀態了。極有刺激的電燈光，也像擯出了我底眼簾以外；只有遠處車站和江邊船上一聲兩聲的汽號，還隱隱地傳到我底耳朵裏，好像說：人生就是這樣的永不聯貫。一個個都要在這黑夜裏撒手了。

經過很久的沉寂，我忽然想起一件尤其重要的事，在我脆弱的心裏，委實解決不下。我想這一個白瓷大士像，算是我所有底物品裏最重要的一種了！當我同着密友，在一家大瓷器店裏天天去看的時候，每回都覺不肯釋手；終於動了我盡量流注的愛，便從我極窘澀的景況裏，把伊買了。我也想到後來我預定的漂泊生活，是不能常時供奉伊在一處的；但我惟恐一時交臂失之，日後錯過機會的懊悔，

是最難受的！這便成了我孤獨的室中惟一的美術品了。如今我正要展開我底漂泊生活的路，什麼都已不顧，更無一物是可以累身的；只有這一尺多高的一個白盜大士像，久受過我所有底愛的流注，我實覺有不可分離之勢。但防伊底容易損毀，斷不宜相伴着轉徙無定的我；我到底又不能割愛，那末，要怎樣尋一個寄藏的方法才好呢。

想到這里，我底眼縫微微張開，伊莊嚴而美麗的法相，便從我惺忪的瞳人裏，閃進了我底心靈最深密處；我急把眼膜闔緊，像是防伊逃出我底夢裏。於是我重複較量着寄藏伊底地方，這定然要覓安定和保守最關心的人，纔能使我放心。我先就立定一個選擇的標準，要是曾經真心愛過我的人，纔能願意負擔這重要的責任；而且要細心慈善的人，恆久不變，纔不致有意外的疎忽。按照這種限定，我便決意最好非由婦女保管不可。

可是我想了一久許久，在我偏陋的心中，沖澹簡短的生活裏，惆恍的記憶中，實在找不出一個切當的婦女。我繼續審慎着，始終旋罩在我心上的，只有我底母親，伊是敏決健爽，又富情感的婦女，伊常使自己立於有餘力救濟別人和應付各事的地位；伊是惟一完全愛我的人，對於我是無纖毫的隔閡，爲着憂慮我底僻性和狷傲，至不惜伊自己底生命，這樣伊正當絕未露出半點衰老的年紀，便死了。伊所遺給我的，只是使我底心從此感出許多人無母的悲哀；使我明晰自己許多偏激的思想裏，對於所引起無論若何人的誤解，皆從我底痛悔裏，而見出真理一致的妥協。現在我爲了這貴重的付託，卻只有死去的母親，是我覺得可靠的人，不幸伊是死了，這夠使我蘊藏着不堪的哀痛！我竟想大膽去從新將伊底墳墓掘開，把我所心愛的大士像——我母親尙未見過的大士像，悄悄地寄藏在那棺角上，接近我母親死後微溫的心；那末，伊定然像保護伊底兒子一樣的，去保護我底大士

像，因爲這正是伊底兒子所心愛的。無奈這究竟是一個妄想，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於是再推想到我母親底女友，伊是一個很伶俐機警的婦女，伊曾用十分體貼和器重的心愛過我，尤其是在我母親死了以後。伊底智巧，常常使人讚歎，在我初期無憂的心裏，伊是我第一信仰的人；而且伊悲涼的命運，恰配做我少年時的保傅。所接受伊的，便是觸動我許多靈感，發生我許多雅趣，并增助我慧性的長成。現在伊定然允許我這極貴重的付託，這是最停當沒有的了！我心裏正無限欣慰，差不多要發狂。但我不知從什麼時候，早就看出伊被了世慮的紛擾，飽受過閱歷的震恐，如同禁誑的巫術，反使伊超拔不出本質的美，漸漸消失在一切枯燥乏味的應付裏；而且額上的縐痕，又逼迫着伊，將永得不着覺醒。伊底病根，像是太重視傳說和成見，而沒有新的要求；這就是凡過了中年底聰明人，最易陷落的一個深窟。關於我極願付託的事，便不免有些疑慮起來了。

我實在再想不出什麼結果，因為在我心上的人，究竟是有限。正在沉吟不快的時候，引起我一個柔曼無比的回憶了！那正是我全生命中，極跌宕瀟灑的一個時代，正遇着伊這般意外使我驚動的人。我不能判定這是緣於伊底懷感，或是我底情調，該有了這麼一段甜蜜詭祕的事實？但伊確是處在重重樊籠閉錮中，用了反抗的勇氣，從沉抑困瘁裏而傾心愛過我。伊底血液，曾浸透了我底靈魂；在伊照覆的光裏，我永潛泳在青春之流！伊底言語動作，都佔據了我一生底官感上思考上美的意味；伊能使我底生命有了不移拔的意念，和對一切充滿了偉大諧和的詩意。但是伊是在那喪亂流離裏，離開我走了。伊終於屈伏在伊不幸的命運之下，雖同我一般的流落，而使我不能追蹤。伊是何等的可憐，我盼待伊如同那廣漠的岸上失期的旅客；而伊贈給我種種愛的遺影，使我不能解脫這個現世，恰同不思想去避免風浪，只緊靠這拴着的船纜。伊只用了極短促的歡愉，博給我這永續的痛

楚，我卻甘心接受了這不願避免的創痕。伊是由許多人證明了的完善，既然是我永遠所追求的，那末，現在我除是再去徧尋着伊，是斷無復第二人足以受這重大的付託！但在偉大的宇宙裏所賦給我們人生局部底無可奈何的圈套裏，就膚淺的事實上，誰都找不着顯豁的救濟方法；我也只有一直渺茫到現在，永得不到伊的消息。

在我鄰村有了這樣一個沉靜而端麗的女孩，憑了我的臆想，確定伊是愛過我的。伊有不易壓抑和融釋的性格，在伊底柔順裏；伊穉弱的神態，越足證明伊比旁人反較近真理；伊顯不出什麼使人見重的，正如也尋不出伊有什麼壞處，伊真可以代表一種平常人的模型。但我總覺憂愁的微塵，早已栖進伊嫩弱的心苗；這常使我擔心，而且對伊不免有些蔑視，因為這便夠把伊底純真消失了！伊慣喜聽我講說許多故事，并常替我搜集那村裏鄙俗的童謠；這正是我格外需要伊的地

方，也正是我們認識的原故。當伊受了什麼委屈，總是跑到我這裏來，一面摩弄伊底玩具，一面躲在我懷裏，時而哭着，時而又唱起來了。在我們村口的潭邊和山脚下，伊竟成了我一個依附者！但這不免惹起一些人懷了嫉妬，日甚一日，造出許多流言，常要阻止伊底歸路，爭着把手指戳在伊底小臉上，訕笑伊是一個女孩子，不該常接近一個不相干的男人。那些人方自鳴得意，並不明白這是完全無效的暴行。伊受了這樣的刺激之後，反而增添了伊心裏提防的警覺，越是遭人非難，越是使伊不明瞭地專注到我；這正是庸衆所常忽略的一種反應。現在我正有了這樣重要的付託，竟使我勢不能不掄擠到這鄰村的女孩身上了！我不但暗暗滴下了幾點眼淚。但我終不免許多疑慮，立速取消了我底計劃。伊對於我只有無甚理解的信仰，這正是我早已見出應該決絕的。我以為伊所處是四面壓力最重的地位；淺見的議論，日夜正向伊身旁夾攻；年光也會使伊澹忘一切，青春正張着幻幕去

迎候伊我又從不肯對伊說過什麼高深的話，我的真意，未必是伊所能完全領會。而且憂愁的塵翳，終必把伊底心靈窒塞！我并是一個年長的人，如果把重要的責任，好像被逼迫着失望的，僅僅付託在一個女孩身上，不當是笑話嗎？

我底心血已用盡了，腦力已疲乏了，僅有了急促的喘息！只爲仍有這生命垂絕一念不散的牽掛，沉頓便憑了精誠的排去。不覺另得着一個自己很滿意的希望：還是自己起來立定志願，帶着這可愛的大士像，無論度過荒山遠海，遇見驚濤駭浪，我決不捨棄，一同去過漂泊的生活罷。我并起誓：便是發生什麼危險，寧可先犧牲我自己，只要保全我這惟一心愛的美術品，務須使伊得着我生命以上的永存。主意已定，我反覺心裏平靜多了！我底神思漸漸回復而凝聚，全身覺有了氣力。我想：像這麼重大的一件事，正好是不必付託人；如果一個人是由自己承擔自己的責任，這所要的，才算是真的可以屬我了。我正非常愉快，試推想着怎樣預備去

照料；只覺我底白瓷大士像，已開始在我心靈的邊沿上旋繞躍動，伊真是處處使吾可愛極了！忽聽那慣載離別的輪船火車的放汽聲，又遠遠傳到我底耳朵裏；我便從朦朧裏扶起身來，一手像掣開一幅柔軟的繡幔，一手便搭伏在一個堅冷的玻璃龕上，這時眼睛陡然被雪亮的電燈燦開了，正看見自己一些詩歌的稿子，——從未輕給人看的稿子，亂壘在書桌上；筆與墨壺都尙未關好；旁邊僅有一個瓦酒瓶，和一隻大的酒瓢；此外便沒有什麼。而我所計慮一夜的美麗可愛的白瓷大士像，卻早已蹤影全無了！

怔了一怔，我才明白，原來是在做夢；而那個惟一心愛的白瓷大士像，確是我十年前不曾真個買得的一件美術品，至今老是惋惜着。這時我醒了的空虛的心，正感着荒渺的前途，從此只把這一個白瓷大士像，還存在我嚴閉的想像裏，一直向我永遠漂泊的路上。

——一九二三，十一月一日，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ree Days" and Other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小說月報叢刊）三 天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四二八分